

野外驻训进行时

一次“跨界组合”，实现“二次合成”

——记者观训手记②

■本报记者 张磊峰 王 越 马嘉隆

西北戈壁，风卷尘沙。破晓时分，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合成营实兵对抗训练悄然拉开帷幕。

记者随编队行至前沿高地看到，某型突击车突进至反斜面后急停驻车，车顶上方装载的黑色机箱迅疾打开，空中力量从中起飞，自“敌”视野盲区呼啸而出，或直贯地堡射孔、或沿堑壕追踪、或在装甲目标上空精准投放弹药……霎时间，阵地火光冲天、烟尘四起，突击力量趁势而上，一举突破“敌”防线。

“这套密切协作的战法，是我们探索‘二次合成’的成果之一。”该营指挥员介绍，传统步兵向合成营的转型，是把坦克、炮兵、防空、侦察等力量混合编组，更多的是编制体制上的“物理合成”。如果说这是“一次合成”，那么突破思维桎梏，让这些要素在任务牵引下发生“化学反应”，真正实现“人与装备、装备与装备”的深度融合，就是该旅正在探索攻克的“二次合成”。

“‘二次合成’不是‘各司其职’的简单‘拼盘’，而是打破壁垒，实现‘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’的攥指成拳。”该旅领导介绍，这种改变，源于一次训练的“捉襟见肘”。

此前，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，该营列装多型新装备。转型过程中，各班排纷纷受领各自专攻精练的任务。

中士刘融强带领的班组“越障不减速、打靶不脱靶”，新装备列装当年就被评为“突击第一班”。而下士唐国蓝操作的无人机“好像长了眼睛”，同样指哪打哪。两人在同一单位多年，虽然相识，但并不太熟悉，大多时候，他们各练各的本领，即便踏上同一片训练场，也是各自操作装备。

转变，发生在今年初。一次实兵对抗训练，刘融强所在班组一路接连打掉多个前沿地堡，推至阵地前沿。正当他打算乘胜追击，一举完成突破任务时，冲在最前面的突击车刚一露头，就被侧翼反斜面的一枚“炮弹”命中。

一时间，刘融强陷入被动：突击车观瞄系统转动不够灵活，只能看到直



线目标，无法观察反斜面的火力，冲上去就是“活靶子”，退下来又无法完成任务。

刘融强本就十分纠结，电台里传来的声音，更令他焦虑不安：“指挥组，我方空中力量续航不足，还有两分钟返航！”

那是唐国蓝的声音，他操纵的空中力量从后方阵地起飞至前沿已消耗过半电量，搜索目标不久就被迫返航。

毫无疑问，这场训练以失败告终。复盘研讨时，一名参谋的分析引起大家的注意：“你们一个‘跑得远看不到’，一个‘看得见够不着’，为啥不能合兵一处、并肩战斗呢？”

窗外风沙肆虐，屋内气氛火热，众人一拍即合，立即开始新的攻关——将地面力量与空中力量“融起来”。数日调整改进之后，又一场实装

对抗训练如期而至。这次，取长补短、配合密切的地空分队让蓝方疲于招架。训练结束，蓝方指挥员连连赞叹：“没想到，他们竟把两个不搭界的装备‘捏’到一块儿！”该营官兵也跃跃欲试：“原来，我们眼中这些‘单打独斗’的装备，重新组合便能产生这么强的战斗力！”

思路一变天地宽。“以往的合成，多是侦察、打击各司其职，现在则是把它们拆分，更紧密地融到一套‘组合’中。”自此之后，该旅鼓励各单位积极参考借鉴合成营作战样式，将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等多类力量要素在作战末梢深度融合，发挥更强作战效能。

打那以后，该旅各营都自发组织召开“二次合成”研讨会，各专业班长骨干围在作战地形图前，深入

分析并逐个推演各型装备的优长与不足。聊至关键处，大家还会把装备拉上训练场现地演练、实装测试、复盘研讨。如今，一系列新战法、新组合、新理念相继出炉，并逐步推广应用到实战当中。

采访结束，返程途中，透过车窗可以看见那个静静卧在车顶的黑色箱体。记者相信，“跨界组合”让各型装备在聚合融合中释放新的作战效能，“二次合成”的不断深化，也必然会给新时代合成尖兵的转型带来更多惊喜。

羽翼旋飞、战车突击……大漠戈壁，一支部队正向战而行，官兵们为冲锋的脚步，坚定铿锵、永不停歇。

上图：突击班与空中力量密切配合发起进攻。

李明旭摄

诚然，“二次合成”并非一蹴而就，它可能需要经历无数次的“碰撞—试错—修正—再碰撞”，甚至可能面对质疑与阻碍。但正如那辆突击车在戈壁上碾出的崭新车辙——路，是人走出来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第76集团军某旅的创新探索，其价值不仅在于一套新战法的诞生，更在于传递出这样一个理念：变革，并非遥不可及的高层设计，它就在每个战位的思考里，在每个班组的“突发奇想”里，在每一次大胆“跨界组合”的创新里。

滚滚铁流，呼啸苍穹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当越来越多的“刘融强”和“唐国蓝”站上训练场的前沿，当越来越多“不搭界”的装备融合在一起，新时代合成尖兵的转型，必将释放出更加磅礴的胜战力量。



李储进行据枪训练。

何 帆摄

今天我出镜



长征记忆

1936年7月，第75集团军某旅前身部队、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74团8连和兄弟部队开始第三次穿越草地。进入草地没多久，官兵们陷入断粮困境，只能挖野菜、嚼草根，此时，有人想到了吃牛皮腰带。可看着被切得只剩半截的皮带，14岁的战士周广才忍不住哭了出来：“我不吃了！同志们，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吧，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！”就这样，因为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，这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，被周广才带到了延安。

关键词：坚定

第75集团军某旅“坚守英雄连”一级上士李储，是战友口中的“老新兵”。

“老新兵”是什么意思？

“‘老’是说兵龄长，‘新兵’是说他像新兵一样，身上有股子冲劲儿。”该连袁连长介绍，李储入伍10年，2次转岗，面对从零开始的困难，他没有犹豫退缩，而是坚定向前，把全新岗位变成出彩岗位。

刚入伍时，李储就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崭露头角，被连队当作步枪手的“好苗子”重点培养，他也一门心思想练好本领，建功军营。但两年后，文书退役离队，岗位空缺，该连考虑到李储是大学生士兵，文字功底扎实，日常工作也细心负责，于是让他担任文书一职。

从训练场上的“明日之星”变为“连队管家”，李储没有任何意见，他逐条学习工作标准、逐项了解工作流程，事事精益求精，业务能力快速提升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因表现出色，被调整至营部担任文书。

然而，正当李储熟悉了新的身份，将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时，因狙击骨干短缺，连队安排他再次转岗，担任狙击班班长。这次，他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生出些“杂念”——自己兵龄不短、年龄也不小，现在还要从零开始，心里没底、脸上也挂不住。

他的“小情绪”很快被夏连长察觉。一天晚饭后，夏连长带着他到荣誉室谈心。两人谈到了连队的战史和取得的各项荣誉，夏连长也讲起了连队前辈的故事。李储在连队珍藏的那“半截皮带”前，静静地站了很久。

第二天开始，李储又变回了那个充满干劲的战士——白天，他抱着狙击枪一头扎进训练场，追着比自己小的年轻骨干请教学习技巧；深夜，战友都睡了，他还趴在桌前梳理训练短板，研究如何

老兵转岗，书写新的荣光

■李琦 黄亚茹

调整射击参数……有战友问他：“30岁了当‘新兵’，你怎么还能有这么大劲头？”李储头也不抬：“周广才14岁忍饥挨饿也要走完长征路，现在组织信任我，把这个岗位交给我，我就不能想着后退，就要在这里扎下根来、干出样来。”

凭着这份坚定信念，转岗不满3个月，李储就参加了战区陆军狙击手骨干集训。集训考核时，作为参考人员中在岗时间最短的选手，李储沉着应对，与队友紧密协同，高质量完成伏击射击，极限狙击、小组协同等课目的全部考核，并获评“优秀狙击手”。

消息传回连队，战友们纷纷给李储点赞：“‘老新兵’名不虚传，什么岗位都能干出样来。”李储听后憨憨一笑，转身又上了训练场。

前段时间，李储代表旅队参加战区陆军战斗射击骨干集训比武，凭借过硬的技术，取得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，荣立个人二等功。面对荣誉，他说：“我这一身本事，都是组织需要、连队培养的。只要组织需要，我就一直当一名‘新兵’，一直学、一直练。”

记者手记

善把失利当成“创新起点”

■张磊峰

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随着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、智能化演进，现代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“边界”。从第76集团军某旅探索实现“二次合成”的经历不难看出，新型作战方式的出现，正加速推动训练理念、训练模式，以及战斗力生成路径的创新变革。

在了解“二次合成”做法的过程中，刘融强和唐国蓝这两名战士身上

那种“谋打仗、钻打仗”的自觉与干劲，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——面对困难，他们没有等待上级的方案，也没有抱怨装备的局限，而是主动跨出战位、打破固有思维的“高墙”。

这种“我的战位我负责、我的装备我钻研、我的目标我来攻”的主人翁意识，恰恰是战斗力生成最宝贵的精神。试想，如果每名官兵都能像他们一样，把每一次训练失利当作“创新起

点”，而非“上报了事”的终点，那么合成营的“合成”，就不会止步于编制表上的排列组合，而是真正内化为每一场战斗中的临机应变与默契协同。这也启示我们，推进训练模式转型，既要关注装备技术的“硬升级”，更要涵养官兵主动作为的“软实力”——那种不甘于“守摊子”、不安于“老套路”的求胜欲和创造力，同样是未来战场上影响胜负的“无形战力”。

回营送送老班长

■陆军工程大学学员 陈安然

那时的我心浮气躁，觉得军营生活枯燥乏味，所以一心想着服役期满赶快离队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

有一次，和班长一起站哨时，我站着站着就开始发呆，不知不觉把身子靠在了墙上。班长见状立即提醒：“身在哨位，心就要钉在战位。身形不能塌，眼神不能散！”说这话时，他没有看向我，而是紧盯着不远处岗楼墙上的红漆大字。

下哨后，班长找我谈心：“我刚入伍时和你一样，觉得许多工作任务都是日复一日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位，每个战位都很重要，容不得一丝马虎。”班长告诉我，他刚连时，有一次食堂后厨出现火情，浓烟飘出。而负责执勤站哨的他，因为犯困并未及时发现。还好他当时的班长及时上报值班室进行处置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

“军装在身，就意味着使命在肩，要时刻把心钉在战位上。”班长语重心长地叮嘱我。那晚，我很久都没能睡着，还偷偷爬起来，将“把心钉在战位上”几个字，写进了笔记本里。

此后，我的心似乎真的没有那么

“飘”了。在认真工作训练的过程中，我渐渐找到自己的战位，也不想离队了。

再后来，我决定考军校。备考冲刺阶段，班长主动放弃休假，悄悄调整执勤排班，替我站夜哨……我考上军校动身离开那天，班长正在哨位执勤，我站在岗亭前与他对视：“班长，等我回来再和你一起站哨！”

“哨兵同志，下哨时间到，感谢您为国防事业的辛勤付出，请下哨！”站哨时间很快结束，换哨战友的口令将我的思绪拉回。

“我已安全履职12年，哨位一切正常。请接哨。”班长声音有些沙哑。直到这时我才发现，他其实也有变化——身形依旧挺拔，但鬓角有了些许白发。

《骊铃》的旋律响起，两年前，班长站在这里，送我前往军校；如今，我站在这里，送他离开军营。

我知道，班长走了，但他那股钉在岗位上的劲，仍留在这里，留在他带过的每一名战士身上。以后不管身在何处，我们都会牢记：把心钉在战位上。

（本报特约记者肖力铭整理）



近日，空军某部开展飞行训练，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。图为飞行员驾驶战机飞赴目标空域。

李源龙提供

军营故事

暑假结束前的最后几天，我回到了武警河南总队许昌支队某大队。营门外，远远就能看见岗楼墙上的红漆大字——“上哨一分钟，警惕六十秒”。两年前，我从这里离开，前往军校学习，如今再次看见这行标语，我一时间有些恍惚。

“安然，这里！”洪亮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。循声望去，只见班长王文栋正站在岗亭旁，笑吟吟地冲我招手。我立刻想起此行的目的——陪我的老班长，站完最后一班岗。

我快步走到岗亭旁，班长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随后又帮我将平迷彩服领口的褶皱，动作熟练得仿佛我从未离开。

站在岗台旁，目光扫过闪耀的警徽、营房的红瓦……时隔两年，再次站上哨位，这里的一切熟悉又陌生，唯有身边的班长似乎没有丝毫改变。

我不由想起刚入伍时的一些事情。

